

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三十七)

司空曙：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

○王云帆

在帝都的那段日子里，大历十才子中的很多人比较忙。

李端忙着“走穴”，钱起忙着写“赠别留言”，卢纶忙着“找舅舅”……

喧闹的背后，还有一个人置身事外，在冷眼旁观。

有人对他说，你和这些人名头一般响亮，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，也去搞搞“创收”，让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光鲜一些呢？

他淡淡一笑：“承蒙江湖朋友抬举，让我忝列十才子之列。但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我不想和他们一样，我，也有我的尊严！”

这名“磊落有奇才”的诗人，就是司空曙，他有个表弟，名叫卢纶。

司空曙，字文明，一作文初，广平(今河北永年)人，傅璇琮先生认为他生于720年左右，卒于790年左右。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”司空曙可谓生在盛世中，长在春风里。

在时代的感召下，司空曙自幼勤学，期待和前辈诗人一样，笑傲江湖，建功立业。或者给自己定个“小目标”，跻身仕途，成为轻裘肥马中的一员。

勤奋好学的司空曙颇受叔父青睐，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支持。

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，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。转眼间，司空曙长大成材，满怀希望到京城赶考，遗憾的是，落榜了。

不管报喜还是报忧，总得给爱着他的人一个交代，因为叔父还眼巴巴地等着他的好消息呢。司空曙给叔父写了一首诗《下第日书情寄上叔父》：

微才空觉滞京师，未学曾为叔父知。雪里题诗偏见赏，林间饮酒独令随。游客尽伤春色老，贫居还惜暮阴移。欲归江海寻山去，愿报何人得桂枝。

“雪里题诗”是用东晋谢安与侄子谢朗、侄女谢道韞一起赋诗咏雪的典故，以谢安叔侄比拟叔父与自己关系，说自己的诗作得到叔父的赞赏。

竹林七贤常作竹林之饮，后人因此以“林中酒”比喻友朋宴饮。又因七贤中有阮籍和阮咸叔侄，“林间饮酒”又用作咏叔侄关系的典故。

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落榜对于司空曙来说，虽然有些失意，但打击的力度还不够，还没那么沮丧，甚至有些自负，认为给他机会，蟾宫折桂不过是早晚问题。

正当司空曙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了，他和许多中原士人一样，

逃往南方，颠沛流离之后，定居在苏州。

广德元年(763)，当战乱平息时，司空曙已经是早生华发的中年大叔，最好的年华已经在最坏的年代里度过。

世乱同南去，时清独北还。他乡生白发，旧国见青山。晓月过残垒，繁星宿故关。寒禽与衰草，处处伴愁颜。

这首《贼平后送人北归》入选了《唐诗三百首》。送乱离人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归乡，司空曙没有丝毫的喜悦，只有无尽的哀愁。

故乡已经容不了肉身，他乡能否安放灵魂？

为生活再努力一把吧，要不，又怎么有资格享受胜利的蛋糕和欢庆的美酒呢？

出发，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司空曙再次回到京城。在这里，他取得了名头，也收获了温馨，“大历十才子”抱团取暖，他们的友情成为他日后生活中的暖色记忆。

更为幸福的是，他终于折桂成功，金榜题名，可以告慰叔父了。

大历三四年间，司空曙踏入仕途，成为主簿；大历五年(770)，被授官拾遗。那段日子，他的前景是美好的，心情是很爽的，不是在诗酒就是在去往诗酒的路上，不是寻山访僧道就是在寻山访僧道的途中。

在世俗人眼中，司空曙此时无疑成功人士，但他却感到一阵阵莫名的失落和空虚，因为眼前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失望。

大历初年，战乱甫平，烽火未熄，国事维艰，达官权贵们却弹冠相庆，过上了豪奢的生活。比如，平叛功臣郭子仪回到京城，元载、王缙等5人，每人各出30万贯宴请郭子仪，而当时帝国的一年财政收入才490万贯。

看着那一片被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，司空曙心情是此起彼伏，突然冒出个想法：只有远离人群，才能找回自己。

想什么，来什么。建中(780)初年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司空曙被人“黑了”，贬到长林(今湖北荆门北)去当副县长。

离开了灯红酒绿的喧嚣都市，来到这穷乡僻壤，司空曙内心十分恹恹。他流连酒肆，买醉浇愁，总是用微不足道的成绩来骗自己，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。在《过长林湖西酒家》，他这样写道：

湖草青青三两家，门前桃杏一般花。迁人到处唯求醉，闻说渔翁有酒赊。

当时长林县的县长叫卫象，看到上级派这么个酒鬼来给他当副手，也没当回事。因为他毕竟也是

个诗人，正所谓惺惺相惜，理解司空曙的苦闷，所以没事的时候，也陪着司空曙整几杯。

衰鬓千茎雪，他乡一树花。

今朝与君醉，忘却在长沙。

从《玩花与卫象同醉》这首诗中可以看出，卫象给了司空曙兄弟般的温暖和同志般的友情。

在贬官的生涯中，司空曙写下的交游诗很受后世诗评家的推崇，如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那首《云阳馆与韩绅宿别》中，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”一联，自宋朝到清代都反复被诗家所标举，可谓传诵千古的名句。

“翻疑梦”，不仅情真意切，而且把诗人欣喜、惊奇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，十分传神。“各问年”，不仅在感叹年长容衰，也在以实证虚，说明“翻疑梦”的境真情真。

原来拼命逃离的地方，现在想回去却成了奢望。数年之后，司空曙被赦还朝，但随即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。这时，司空曙的官衔为水部郎中，后来又加至虞部郎中。不过，这两个“郎中”不能“看病”，非实职，都是虚衔。

晚年的时候，司空曙写下了《送郑锡(曙曾事此公季父)》：

汉阳云树清无极，蜀国风烟思不堪。莫怪别君偏有泪，十年曾事晋征南。

青青的汉阳云树早已成为记忆，而蜀国风烟更是不堪回首。岁月蹉跎，功过是非转头空；今宵此别，那是谁的眼泪在飞？

司空曙的诗歌功力和表弟卢纶介于伯仲之间，但为人处世的本领却判若云泥。

卢纶八面玲珑，擅长交际，但司空曙却“性耿介，不干权要”。正是因为太“轴”，不想去倚才卖笑，所以司空曙的日子过得很是清寒，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天气预报，如果说今天没有西北风，全家都得挨饿。

呵呵，有点夸张了，不过，司空曙家里有时竟然连斗米都没有，却是事实。

贫和病似乎是对难兄难弟，总是结伴而行。这不，贫病交加的司空曙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他想的不是明天会更好，而是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！

实在养活不了这么多张嘴了。司空曙决定忍痛割爱，遣送他的爱姬。

明知此刻转身别去，从此茫茫天涯路，司空曙还是狠心送她离开自己。

就像两条鱼一样，与其在一起靠着仅有的唾沫苟延残喘，不如都到江河大海中自由自在地生活。深爱却不能在一起，那么，相忘于

江湖将是最好的姿势。

如果有一种爱叫放手，那么，也有一种爱，叫无法放手。

欲就东林寄一身，尚怜儿女未成人。柴门客去残阳在，药圃虫喧秋雨频。近水方同梅市隐，曝衣多笑阮家贫。深山兰若何时到，美与闲云作四邻。

那一天，司空曙写下了这首《寄曠上人》，表明他已萌生退意，不想再游戏人间，只想青灯古佛，好好修行。

这实在是个毫不过分的要求，我想放下名利，做一名闲云野鹤，难道还不可以吗？

答案是：不可以！

原因很简单，他还有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女，还有为人父母的责任没有尽到。

皈依佛门是一种修行，为人父母何尝不是一种修行？

我们不知道司空曙有没有把儿女抚养成人，我们只知道，也许有一天，当他的目光再也追不上儿女背影之时，就是他悄然离去之日，也许葬在古刹旁，也许埋在春天里。

负责任的男人是柔软的，也是温暖的，所以，他同样渴望别人给予的温暖。

静夜四无邻，荒居旧业贫。

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

以我独沉久，愧君相见频。

平生自有分，况是霍家亲。

——《喜见外弟卢纶见宿》

静夜里的荒村，陋室里的贫士，寒雨中的黄叶，昏灯下的白发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活画面，不过，这画面的色调是灰暗的。直到表弟卢纶的来访见宿，诗人在悲凉中见到知心亲友，才平添了一抹亮色。

近人俞陛云《诗境浅说》说：“这首诗前半首写独处之悲，后言相逢之喜，反正相生，为律诗一格。”

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”触情生情，每一个过得不如意的中年人，读到这诗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想哭的感觉？

《唐才子传》中，对司空曙的文品有“属调幽闲，终篇调畅，如新花笑日，不容熏染”的评价。意思是说，司空曙的写作格调幽深闲远，诗歌全篇和谐流畅，像刚开的花朵笑对着太阳，容不得烟尘的熏陶污染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再次温习一篇司空曙的诗作吧，清新自然、朗朗上口，上学时每个人都背通过，诗名为《江村即事》：

钓罢归来不系船，

江村月落正堪眠。

纵然一夜风吹去，

只在芦花浅水边。